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□二

己卯（公元1639年）八月初一日 余自小臘彝東下山。

臘彝者，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脈，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天生橋，其東垂之嶺，與枯柯山東西相夾。永昌之水，出洞而南流，其中開塢，南北長四□里，此其西界之嶺頭也。有大小二臘彝寨，大臘彝在北嶺，小臘彝在南嶺，相去五里，皆枯柯之屬。自大石頭分嶺為界，東為順寧，西為永昌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。然余憶《永昌舊志》，枯柯阿思郎皆二□八寨之屬，今詢土人，業雖永昌之產，而地實隸順寧，豈順寧設流後界之耶？又憶《一統志》、《永昌志》二者，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，出枯柯而東下瀾滄。余按《姚關圖說》，已疑之。

至是詢之土人，攬其形勢，而後知此水入峽口山，透天生橋，即東出阿思郎，遂南經枯柯橋，漸西南，共四□里而下哈思坳，即南流上灣甸，合姚關水，又南流下灣甸，會猛多羅，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，合流南去，此說余遍訪而得之臘彝主人楊姓者，與目之所睹，《姚關圖》所云，皆合，乃知《統志》與《郡志》之所誤不淺也。其流即西南合潞江，則枯柯一川，皆首尾環向永昌，其地北至都魯坳南窩，南至哈思坳，皆屬永為是，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，當以枯柯嶺分也。

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，始望見江水曲折，南流川中。

又下三里，乃抵江上。有鐵鎖橋橫架江上，其制一如龍江曲尺，而較之狹其半。

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，而西南入哈思坳峽中者，即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。按阿思郎在臘彝北二□里，其北有南窩都魯坳，則此塢極北之迴環處也。逾嶺而北，其下即為滄江東向之曲。乃知羅岷之山，西南下者盡於筆架，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，東南挾滄江而東，為都魯南窩北脊，山從其東復分支焉。

一支瀕江而東；一支直南而下，即枯柯之東嶺也，為此中分水之脊，迤邐由灣甸、都康而南界瀾滄、潞江之中，為孟定、孟良諸彝，而直抵交趾者也。其瀕江東去之支，一包而南，為右甸，再包而南，為順寧、大侯。焉。是塢南北二坳。相距四五□里，甚狹而深。瀕江兩岸俱田，惟雙彝、僛僛居之，漢人反不敢居，謂一人其地即「發擺」也。故雖有膏腴而讓之彝人焉。

渡橋沿江東岸，西南至哈思坳，共四□里而至亦登；沿江東岸，東南逾岡入峽，六□里而至雞飛，余初聞有熱水溢於石盤中，盤復嵌於台上，皆天成者；又一冷水流而環之，其出亦異。始以為在亦登；問道亦登，又以為在雞飛；問道雞飛，又以為瘴不可行，又以為茅塞無路，又以為其地去村遲，絕無居人，晚須露宿。余輒然曰：「山川真脈，余已得之，一盤可無問也。」遂從東大路上坡，向枯柯、右甸道。始稍北，遂東上一里，而平行西下之岡，三里，有墟茅三四在岡頭，是為枯柯新街。又東一里，有一樹立岡頭，大合抱，其本挺植，其枝盤繞，有膠淋漓於本上，是為紫梗樹，其膠即紫梗也，初出小孔中，亦桃膠之類，而蟲蟻附集於外，故多穢雜云。岡左右俱有坑夾之，北坑即從岡盤窟下，南坑則自東峽而出。於是南轉東盤北坑，又半里轉東，半里抵東峰下，乃拾級上躋。

三里，始登南突之嶺，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，自東而西，從此西出，則盤壑而西注於江橋之南，同赴哈思之坳者。乃知其山之度脊，尚在嶺之東上，不可亟問也。此坡之上即為團霸營，蓋土官之雄一方者，即枯柯之夜郎矣。於是循南峽而東躋，又一里，再登嶺頭，有一家隱路南，其後竹樹夾路。從樹中東行一里，稍轉而北，盤一南突之坳，又向上盤坡而東，有大樹踞路旁，下臨西出之澗。其樹南北大丈餘，東西六七尺，中為火焚，盡成空窟，僅膚皮四立，厚二尺餘，東西全在，而南北俱缺，如二門，中高丈餘，如一亭子，可坐可憩，而其上枝葉旁覆，猶青青也。是所謂枯柯者，裡之所從得名，豈以此耶？由此又東二里，折而北，上一坡，盤其南下之坳。坳北有居廬東西夾峙，而西廬茅簷竹徑，倚雲臨壑，尤有幽思。其東有神宇踞坡間，聞鯨音鼓賽出絕頂間，甚異之。

有一家踞路南，藩門竹徑，清楚可愛。

入問之，曰：「此枯柯小街也」。距所上坡又二里矣。於是又東沿北坡平上。其南即西出深澗，北乃崇山，竹樹蒙蔽，而村廬踞其端，東向連絡不絕。南望峽南之嶺，與北峰相持西下，而蓄地旱谷，壑遍山頭，與雲影嵐光，浮沉出沒，亦甚異也。

北山之上雖高，而近為坡掩，但循崖而行，不辨其崇墜；而南山則自東西墜，而盡於江橋之南，其東崇巖穹窿，高擁獨雄，時風霾蒙翳，出沒無定，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峰，自北嶺東度，再突而起者也。

沿之東行，南瞰深壑，北倚叢巖。又東二里有岐：一南下塢中，為壑壑之道；一北上叢嶺，為廬坡之居；而路由中東行，南瞰下坳，有水出穴間。又東二里，下瞰南壑，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，路即由之北向而上，以有峽尚環而東也。北上里餘，又轉而東，盤北坳而東上坡，屢上不止，又七里而至中火鋪。

其坡南突最高，中臨南峽之上，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。

於坡之對崖，南面復聳一峰，高籠雲霧間，即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。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，約三□里矣。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，其水曲折西南下，松子山北環之嶺，東北而突為臘彝之嶺，峽南穹窿之峰，又南互分支西繞，橫截於江橋塢之南，西至哈思坳。坳之南復有小支，自臘彝西南灣中東突出，與橫截塢南之山湊，西南駢峙如門。門內之灣，即為哈思坳，門外又有重峰西障，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，環石甸於西者也。自此坡遙望之，午霧忽開，西南五□里歷歷可睹。

坡之東有瓦室三楹，踞岡東南，兩旁翼以茅屋，即所謂中火鋪。有守者賣腐於中，遂就炊湯而飯。及出戶，則濃霧自西馳而東，其南峽近嶺俱不復睹。東下半里，渡一脊，瞰其南北二峽，環墜如阱，而叢木深翳，不見其底，當猶西下而分注江橋南北者也。其脊甚狹，度而東，復上坡，山兩條至。從雨中涉之，得雨而霧反霽。一里餘，盤崖逾坳，或循北峰，或循南峰，兩度過脊，始東上。沿北坡而東，一里餘，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嶺，有哨房一龕踞其上，是為瓦房哨。於是南臨南峽，與峽南穹窿之頂平揖而對瞰矣。

至是雨晴峰出，復見峽南穹頂直南互而去，其分支西下者，即橫截塢南之岡，西與哈思坳相湊成門者也。穹頂東環之脈，尚從東度，但其脊稍下，反不若西頂之高，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嶺，東下曲而度脈者。始辨都魯坳東所分南下之脊，至此中突，其分而西者，為中火鋪、枯柯寨之嶺，其曲而東降者，度脊南轉西向而突為穹窿之頂。此分水之正脈也。

由瓦房哨東下半里，復東度脊，始見北峽墜坑，為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，是北水之所分也，而南水猶西南下南峽。又東度兩脊，穿兩夾嶺，一里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。其處深木叢篁，夾坡籠坳，多盤北坑之上。又一里，南轉而凌其西下之坳，始逾南峽上流，從其東涉岡東上，始逾南渡之脊，此分水正脈所由度而西轉者也。又東一里，有草龕踞北岡，是為草房哨。從其東又東北下一里，稍轉而東南半里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，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。於是東向而下二里餘，下度一曲，有小水北下成小溪，小橋橫涉之。又東逾一岡，共下四里，始南峽成溪，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，有岐從東北坡去，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。二里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，舂杵之聲相應。又南三里，遂出坡口。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。路由田陸中東南行，望見右甸之城，中懸南坡之下，甸中平疇一圍，聚落頗盛。四面山環不甚高，都魯坳東分之脈，北橫一支，直互東去，又南分一支，南環右甸之東；草房哨南度之脈，東環右甸之南，從甸南界東北轉，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湊；甸中之水，東向而破其湊峽，下錫鉛去。

甸中自成一洞天，其地猶高，而甸乃圓平，非狹嵌，故無熱蘊之瘴，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，而城廬相托焉。

由陸中行，共四里，入其北門。暮宿街心之葛店。右甸在永昌東一百五□里，在順寧西一百三□里。其東北鄰莽水之境，正與蘆塘敵對；其西南鄰雞飛之境，正與姚關對。其正南與灣甸對，正北與博南山對，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，正東與三台山對。數年前

土人不靖，曾殺二衛官之蒞其地者，今設城，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。城不大而頗高，亦邊疆之雄也。

初二日 晨起，霧色陰翳。方覓飯而夫逃。再覓夫代行，久之不得。雨復狎至，遂鬱鬱作記寓中者竟日。

初三日 雨復霏霏，又不得夫，坐邸樓鬱鬱作記竟日。

其店主葛姓者，乃市僧之尤，口云為覓夫，而竟不一覓，視人之悶以為快也。

初四日 早霧而晴。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，乃自行市中。是日為本甸街子。仍從北門內南轉岡脊，是為督捕同知公署，署門東向，其南即往南門街，而東則曲向東門街，皆為市之地也。余往來稠人中，得二人，一擔往順寧，一駝往錫鉛，皆期日中至葛寓，余乃返。迨午，往錫鉛駝騎先至，遂倩之；而往順寧者亦至，已無及矣。乃飯，以駝騎行。

出東門，循南坡東向半里，涉東來之塢，渡小溪東，山岡漸折而東南行，四里，遂臨東塢。東塢者，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。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，南北西三面之水，皆合而趨之。路臨其西坡，於是南轉二里餘，又涉二東北注之坑，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，上北突之嘴，則甸東之山，亦自北南環，與嘴湊峽，於是相對若門，而甸水由其中東注焉。

此甸中第一重東鎖之鑰，亦為右甸東第一重東環南下之分支，雖不峻，而蜿蜒山頂，地位實崇也。

逾嘴東稍下，湊峽之外，復開小塢而東，水由其底，路由其南坡之半。又東二里餘，有數家倚坡，北向塢而廬。過此東南下，有水自南峽出，涉之，上其東坡，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，水流其岡北，路由其岡南，於是始不與水見。又東南循岡三里，盤一北下之坳而上岡頭，是為玉壁嶺。其嶺自南北突，東西俱下分為坑，有兩三家駐峰頭。時日尚高，以前路無可止，遂歇。

初五日 平明起，飯而行，宿霧未收。下其東坑，涉之，復東南上一里，又循東來之峽，而行夾岡之南。東向四里，度其北過之脊，仍循峽東下，行夾岡之南。二里餘又稍下，涉北出之水，又循東來之峽，而行夾岡之南。東向二里，復度其北過之脊，於是從脊北東行之支，東向行其上。半里，有兩三家夾道，是為水塘哨。由此東南行山夾間，五里，始墜坡而下。

其右又墜一峽東下，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，西臨右峽之上。而路左忽墜一坑，盤阱而下者二丈，有水沉其底，長二丈，闊八尺，而狹僅二尺，若琵琶然，淵然下嵌。

左倚危壁，右界片棧，而外即深峽之下盤者，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。由其南又半里，而躡嘴下墜者半里，左崖之端遂盡，而右峽來環其前。還望左崖盡處，叢石盤崖，儼如花簇，而右崖西界大山，亦懸屏削於重樹間，幽異之甚。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，其峽外東如門。披門南出，稍轉東而下坡，半里，有水自東曲而西，大木橫架其上，南度之，是為大橋。

橋下水即右甸下流，東行南轉，至是西折過橋，又盤西崖南去，已成湯湯之流。

橋南沿流之峽，皆隨之為田，而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，有中火之館。

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，亦為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，與東南行大脊相對成峽，夾溪南去者也。

由橋南即躡東南坡而上，水由峽直南去，路躡坡東南升。

一上者二里，凌嶺頭。西望夾溪之山，稍南有破峽從西來者，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；其南夾水一支，亦至是東盡，而有寨盤其上焉；其又南一支，嶙峋獨聳，上出層巒，是為杜偉山。

此乃右甸南東來之正脊，自草房哨度脈至此，更崇隆而起，轉而直南去，而東夾此溪，其脊乃東南下老龍，自云州南下，分瀾滄、潞江之脊，而直下交南者也。所望處尚在寨盤頂之東北，從此更夭矯南向，夾溪漸上，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。又二里，降坡南下，穿坳而東，見其東又墜為小坑，路下而涉之。一里，又南逾東坡西環之坳。又一里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，其東又有一溪自東北來，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，西峽水自北南下，與此水夾流而合於坡南。此坡居廬頗盛，是為小橋，正西與杜偉山對。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，至此南轉，其挾臂而抱於西南者，皆灣甸州之境，水亦皆西南流；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，皆順寧之境，水皆東南流。則此山真一方之望，而為順寧、灣甸之東西界者也。

飯於村家，大雨復至。久而後行，由坡東下，渡北來之溪，小石樑跨之。所謂小者，以別於大溪之橋也。復東南上，隔溪對杜偉山而南，下瞰西峽之底，二流相合，盤壑南去。

此山為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，為錫鉛之脈者也。南五里，或穿嶺而左，見嶺東近峽墜坑，其遠峰又環峙而東，又或分而南；穿嶺而右，見嶺西近峽，西溪盤底，杜偉駢夾。

如是二里，乃墜其南坡，或盤壑西轉，或躡坳東折，或上或下，又五里，有兩三家當坳而廬，是為免威哨。於是再上其東坡，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。

西壑直逼西麓而長，以杜偉西屏也；東壑遙盤東谷，其下叢沓，而猶不見底。其東北有橫浮一抹者，此挾江而東南之嶺也；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，此中垂而為順下之脈也。從嶺漸下，或左或右，嶺脊漸狹。四里，始望見東塢有溪，亦盤折其底，與西峽似；而西界外山，自杜偉頂南，其勢漸伏，又紆而南，則東轉而環其前；東界外山則直互南向，與東轉前環之嶺湊。問東西峽水，則合於錫鉛之前，而東南當湊峙之峽而去。問順寧之道，則逾東界之嶺而行；有道逾前山南環之嶺者，為猛峒道，從獵昔、猛打渡江而至興隆廠者也。

於是從岡脊轉東行。

其脊甚狹，又二里，西峽之溪直逼南麓下，而東峽溪亦近夾，遂如堵牆上行。又東二里，又東南下者二里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倚之。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。其前東西二溪交會，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矣，水淺而以木環其四週，無金雞、永平之房覆，亦無騰越、左所之石盤，然當兩流交合之間而獨有此，亦一奇也。

是日下午至駝騎，稅駕逆旅，先覓得一夫，索價甚貴，強從之，乃南步公館，即錫鉛驛也。

返飯於肆，亟南由公館側浴於溫泉，暮返而臥。

初六日 晨起而飯。其夫至，付錢整擔而行；以一飯包加其上，輒棄之去，遂不得行。余乃散步東溪，有大木橫其上為橋，即順寧道也。仍西上公館，從其西南下西溪，是為猛峒道。有茅茨從北岡上，是為錫鉛街子。問得一夫，其索價亦甚貴，且明日行，遂返邸作記。

初七日 前棄擔去者復來，乃飯而同之行。從公館東向下，涉東溪獨木橋，遂東上坡。半里，平行坡上，或穿坳而南，或穿坳而北，南北皆深坑，而路中穿之。東去二里餘，沿南崖北轉，半里，穿西突之坳，半里，復東逾嶺而南，半里，又出南崖上。於是見南壑大開，壑中支條崩疊，木樹茸籠，皆出其下，而錫鉛南山，其南又疊一支，紆而東南下，以開此壑。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，西突此岡，為錫鉛東鎖鑰，直西南逼湊南山，水下其中甚束，至此而始出東壑也。瞰南倚北，又二里，見岡北亦嵌為東西塢，聞水聲淙淙，余以為即西下錫鉛東溪者，而孰知從倚北之嶺已分脊，此塢且東南下矣。於是反倚坡北下，共半里而涉一橋，度塢中水，是為孟祐之西溪，其水南出前塢，與錫鉛之水合於孟祐之南，所謂孟祐河者也。澗之東，居廬疊出，有坡自北來懸其中，一里，東向躡其上，當坡而居者甚盛；又東轉，再盤一坡，共一里，又有居廬當坡，皆所謂孟祐村矣。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。於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，環塢而前，與西溪交盤南壑中。南壑平開，而南抵南山下，錫鉛之水，沿其北麓，又破峽東南去，東南開峽甚遙，而溪流曲折其間，直達雲州舊城焉。

由村東即循峽北入東塢，一里東下，度峽中橋，其橋東西跨溪上，上覆以亭，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，橋外小水自東南透峽出。過橋東向，緣西垂之嶺上，其上甚峻，曲折梯危，折而左，則臨左峽，折而右，則臨右峽，木蔭藤翳，連幄牽翠，高下虧蔽，左右疊換，屢屢不已。五里漸平，則或沿左坡，或沿右坡，或涉中脊，脊甚狹，而左右下瞰者，亦與前無異也。又三里，則從坡右稍下。約一里，陟脊坳而東，又緣坡左上。一里，臨南坡之上，於是回望孟祐、錫鉛諸山，層環疊繞，山外復見山焉。余初疑錫鉛西嶺頗伏，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。

又疑灣甸之界，既東以猛峒，而猛峒以北，杜偉山以南，其西又作何狀？至是而遙見西嶺，又有崇峰一重臂抱於西。蓋枯柯東嶺老脊之南度者，一由瓦房峭東度脊西南下，其互反高，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劫；劫之南其脈猶未盡，故亦登、溫板、雞飛在此脊之西者，猶順寧屬；而其南即東與杜偉山自草房峭度脊者，如椅之交環其臂，其中皆叢沓之山，直下東南，而開峽底於猛峒西劫之伏處，其西正開峽之始，南降三□里而後及猛峒焉。

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。

而正南則前夾之頂，至是平等，而猶不能瞰其外，正北則本坡自障之；正東即其過脈分支之處，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。

又東上五里餘，坡脊遂中夾為槽。路由槽中行里餘，透槽東出，脊乃北轉，其下右壑盤沓如初，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，故路隨脊北轉焉。又一里，脊東有峰中突，稍上，有中火之館，西向倚峰而峙，額曰「金馬雄關」，前有兩家，即所謂塘報也。賣腐以供旅人之飯雲，既飯，由館左又東半里，轉而北透一劫。其西峰即中火之館所倚者，比其後過脈處，與東峰夾成劫。由其中北透半里即東轉，挾過脈東峰之北東向下。半里，又臨北壑之上，旋入夾槽中，兩崖如剖，中嵌僅通三尺，而底甚平。槽上叢木交蔽。半里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，連兩株，皆如從橋下行，又一里，其跨者巨而低，必偃伏而過焉。槽南闕處猶時時見西墜之峽，最後又見槽北之峽猶西墜也。

共二里，稍東上，逾脊南轉，有架木為門踞嶺東者，為白沙鋪哨。此南度之脊也，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。其脈獨長。挾西分四支而抱於內，又南度而東南行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，西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；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崖之脊，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；從此南度，紆而西南，折而東南下，東突為順寧郡城，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。

由峭門南向稍下，輒聞水聲潺潺，從西南逆峽下，即東北墜坑去，而路從其南東向下，猶有夾槽墜其中。

二里餘，出槽，東行岡脊上，於是見北壑之北，則瀾滄南岸之山，紆迴東抱而南，為老脊東之第六支，屏互於順寧河之東，今謂之東山，即《志》所稱某山也。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突者，盡於新城西；東北由茅家峭過脈而南者，盡於雲州日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。南壑之南，則即此白沙脊南度東轉，為老脊東之第五支，屏互於順寧城之西。

今謂之西山，即《志》所稱某山也。兩山夾塢東南去，而順寧郡城踞其中西山下；西北盤東山之劫，為三台山渡江大道；東南塢盡之際，則雲州在焉。此一川大概也，而川中欹側，不若永昌、騰越之平展云。

從岡平行二里，又稍下一里，前有一峰中道而突，穿其劫而上，約一里，有一二家倚坡東，是為望城關，從東南壑中遂見郡城故也。從此又迤邐下坡，□里，抵坡下。東出大路，兩度小橋，上一坡，約二里，入郡城新城之北門。南過郡治前，稍轉東街，則市肆在焉。又南逾一坡，出南門，半里而入龍泉寺，寺門亦東向，其地名為舊城，而實無城也。

時寺中開講甫完，僧俗擾擾，余入適當其齋，遂飽餐之而停擔於內。

初八日 晨起，從殿後靜室往叩講師，當其止靜，未曙而出。余時欲趨雲州，雲州有路可達蒙化。念從此而往，則僱夫尚艱，不若仍返順寧，可省兩日負載。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，以輕囊同僕行。達師留候飯。上午，乃出寺前，東隨小溪下川中。一里，渡亭橋，循東界山麓南行。

三里，稍上一西突之坡，村廬夾道，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。

又東南半里，下涉一小澗，仍南上坡，居廬不絕。已而其山東夾而入，又有小水自東壑來，渡之。又東南逾一坡，共五里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，有亭橋。跨之，其水湯湯大矣。由橋南里餘，漸西南上東突之坡。上一里，村廬夾道。倚西山東向，有長窯高倚西坡，東下而西上，是為瓦罐窯。

由其南再越東突之脊一里餘，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，又東南上，循西界山麓南行。再下再上，五里，有一二家倚東突之坡，坡間有小池一方，是為鴨子塘。又東南五里，岡頭有村，倚西岡東向，是為象莊，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。

由其南稍折而下，一里，渡一澗。

其澗懸岡東下，其西山環峽復東。

南上二里，逾其東突之岡，盤之而西南下。

二里，抵西劫下，折而循南岡東上。盤嶂而南，六里，有坊倚路左，其上有村，曰安樂村。又東南四里，稍下，有村倚西坡東向，是為鹿塘。自歸化橋渡溪右。循西界山行，其南支峰東突，溪流盤峽中；至鹿塘，其下壑斜盤而開，田塍益盛，村廬之踞東西兩山者甚繁，而西坡之鹿塘尤為最云。時日才下午，前無旅店，遂止邸樓作記。

初九日 平明，飯而行。仍循西界山南行，八里，西界山忽橫突而東，大溪乃東北折入峽，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。乃舍大溪，溯小溪南半里，東度小溪石橋，又南半里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東劫。由南山躡西劫而上，一里，南逾東突之脊，有茅屋三楹踞脊間，是為把邊關，有兩三家傍之居，即西山之東突者，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。

由關南下峽中，半里，透峽，仍循西山行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。又下一里，溪流西南來，路東南臨其上。兩盤西灣之峽，又稍上，共一里，有村踞路右岡上。又南一里，稍下，再盤西灣，南逾小石東行之脊，遂東南行坡陁間。一里餘，又稍上東突之坡，東南盤其嘴。一里餘，路分兩歧，一東南下峽者，為渡溪往新城道，一西南循嶺者，為翁溪往舊城道，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，舊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。時峽中溪橋已為水漲衝去，須由翁溪涉溪而渡，而水急難涉，不若由舊城東北度橋，迂道至新城，雖繞路□里，而免徒涉之艱焉。時聞楊州尊已入簾去，閃知願書亦不必投，正可從舊城兼收之。

乃由溪西南循山行，復入坡陁，一里，東南上東突之坡。又南二里，有村倚西山嶺上，是為翁溪村。村之南，西界山又環而東突，東界山亦折而東向去，中開東西塢，大溪東盤塢底，平囑之。翁溪之村，正東向而下臨塢中，有路下涉塢中者，即渡溪往新城道也，由村南循南山東轉者，即舊城道也。

乃循山東行一里，復東南緣坡上，北瞰塢中溪，南逼坡足，潑而東流。路躡坡上，甚峻，二里，東登嶺頭，乃轉南行，塢亦隨之，南向破峽出。路南行西坡，一里，大溪紆東南去，路乃南下坡。二里，有數家分廬塢中，是為順德堡。堡南有山，自西界橫度而東突，大溪紆之。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劫而過，半里，抵劫南，輒分峽下。又一里，有峽自南來。蓋西大山由劫西直南去，南抵舊城之後，其東餘支又北轉如掉尾，而中夾為塢，其來頗深，有村廬倚西坡上，二峽合於前，遂東向成流墜峽下。路亦挾北坡東下，隨之半里，度峽中小橋，其南則掉尾之支，又橫度東突，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劫而上。一里餘，逾嶺劫南下，有村在南塢，大溪自馬鞍山西，盤西界東突之嘴，循東山南行塢東，路循西麓南行塢西。二里，西界山之南，復一支橫障而東，又有數家倚南山，廬間曲路隨山東轉，溪亦隨塢東折。一里餘，盤其東突之嘴，大溪亦直搗其下，路與水俱抱之而南。

南壑頗開，廬陁交錯，黍禾茂盛，半秀半熟，間有刈者。壑中諸廬，函宗最大，倚西山而居壑中。一里餘及之，由其前東南行陁間，一里餘，南從大溪西岸行。二里餘，東西兩界餘支交環於前，而西支回突為尤甚，既東向環而至，中復起一小下，則其南壑又大開，坡流雜沓於其間。而遠山旁午，或斜疊於南，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繞而東者；或夭矯於東，則東界分支，沿瀾滄西岸，度茅家峭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。此其外繞之崇峰也。而近山，則塢北西山之脈，至此南盡於西，為舊城，東山之脈，至此南盡於東，為新城；塢西則西大脊之中，一峰從灣中東突，直臨舊城之西；塢南，則西大脊東轉之支，又從南大脊之北，先夾一支為近寨；塢東，則東界沿江之支，又從東西轉，直抱於新城之前為龍砂。此其內逼之回轡也。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，而只見舊城廬落即在南岡；一里及之，亦飯於舊城，乃東向下坡。

半里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，興隆廠道也；東北去者，新城道也。於是東北行田陁間。半里，有新牆一圍，中建觀音閣甚整，而功未就，然規模雄麗，亦此中所未睹也。其處當壑之中兩水交會處，目界四達。於是始見孟祐河即繞其東，順寧河即出其北，遂共會於東北焉。

於是西向遙望，有特出而臨於西者，即大脊灣中東突之峰；其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，孟祐河所從出也，其南紆一隙向西南峽者，興隆廠所從逾也。有中界而垂於東者，即沿江渡茅家嘴西環之支；其北開一隙，直上而夾茅家嘴者，新城所托之塢也；其南進一隙，東壘而注於順江小水者，諸流所匯之口也。

小憩閣中，日色正午，涼風悠然。僧淪茗為供。已出圍牆北，則順寧之水，正出當門之壑。循北崖東轉，架亭橋其上，名曰砥柱。其水出橋東，繞觀音閣後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，東去入水口峽者也。度橋即東北上坡。是坡即順寧東山之支，自瀾滄西岸迤邐而來，其東南直下者，過茅家嘴；此其西南分支者，至此將盡，結為馬鞍山，東下之脈為新城，而此其東南盡處也。

登坡里餘，下瞰二流既合，盤曲壑底，如玉龍曲折。其北又有一坡東下，即新舊兩城中界之砂，夾水而逼於南山者。稍下而上，里餘，又越其脊，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，倚西山東下之脈。又三里，稍下，越一小橋，又半里，抵城之東南角。循城北行，又半里，入雲州東門。州中寥寥，州署東向，只一街當其前，南北相達而已。至時日才過午，遂止州治南逆旅。雲州即古之大侯州也。昔為土知州俸姓，萬曆間，俸貞以從逆誅，遂並順寧，設流官，即以比州屬之。州治前額標「欽命雲州」四字，想經御定而名之也。今順寧猛廷瑞後已絕，而俸氏之後，猶有奉祀子孫，歲給八□五金之餼焉。

雲州疆界：北至順寧界止數里，東北至滄江渡八□里為蒙化界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□里為耿馬界，東至順江小水一百五□里為景東界，東南至夾裡滄江渡二百里亦景東界。

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，即東南窮瀾滄下流，以《一統志》言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裡，而於元江府臨安河下元江，又注謂出自禮社江，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。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，與禮社合者，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，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，故欲由此窮之。前過舊城遇一跛者，其言獨歷歷有據，曰：「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，為雲州西界，南由耿馬而去，為渣裡江，不東曲而合瀾滄也。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□里，為雲州東界，南由威遠州而去，為撈龍江，不東曲而合元江也。」於是始知撈龍之名，始知東合之說為妄。

又詢之新城居人，雖土著不能悉，間有江右、四川向走外地者，其言與之合，乃釋然無疑，遂無復南窮之意，而此來雖不遇楊，亦不度也。

初□日 平明起飯。出南門，度一小坑橋，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。二里餘，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，二里餘，南盤崖嘴。

此嘴東北起為峰頂，分兩丫，即所謂馬鞍山也；東南下為條岡，直扼舊城溪而東逼東山，界兩城之間，為舊城龍砂，新城虎砂者也。此乃順寧東山之脈，由三溝水西嶺過脊南下而盡於此者。由此循峰西向北上，又二里，始平行峰西。一里，出馬鞍峰後，為馬鞍嶺。有寺倚峰北向，前有室三楹當嶺頭，為茶房。從嶺脊西向峻下，二里始平，又半里及山麓，有澗自東北小峽來，西注順寧河，此已為順寧屬矣。

蓋雲州北界，新城以馬鞍山，舊城以函宗南小尖東水之坳，其相距甚近也。

渡澗北上坡，盤北山西麓行，四里，東西崖突夾，順寧溪搗其中出，路逾其東崖而入。

又北一里，其坡西懸塢中，是為花地，其坡正與翁溪村東西遙對，中墜為平塢，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。乃西北下坡，半里及塢，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，西注順寧溪。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，三里餘，將逼翁溪村之麓，大溪自北峽出，漱西麓而界之，當從此涉溪上翁溪村，出來時道，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，遂從之。

又里餘，路漸荒。

又里餘，墜崖而下，及於溪，即斷橋處也。新城之道，實出於此，不由翁溪，從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；自橋為水汨，乃取道翁溪，以溪流平塢間，可揭而涉也。臨溪波湧不得渡，乃復南還三里，西渡翁溪。然溪闊而流漲，雖當平處，勢猶懸激，抵其中流，波及小腹，足不能定，每一移趾，輒幾隨波蕩去。半晌乃及西岸，復由田塍間上坡。一里，西抵村下大路，乃轉而北，即來時道也。循西山躡坡而下，三里，有岐自峽中來合，即斷橋舊境矣，於是隨大路又六里，過把邊關，淪湯而飯。下坳東北一里餘，渡小橋。又一里，復與大溪遇，溯其西崖，北□里而至鹿塘。時才過午，以暑氣逼人，遂停舊主人樓作記。

□一日 由鹿塘三□里，過歸化橋。從溪東循東山麓行，五里，入普光寺。余疑以為即東山寺也，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北。乃復隨大路三里，抵南關坡下亭橋，即從橋東小徑東北上坡。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西向，正臨新城也。入寺，拾級而上。正殿前以樓為門，而後有層閣，閣之上層奉玉帝，登之，則西山之支絡，郡堞之回盤，可平揖而盡也。

下閣，入其左廬，有一僧曾於龍泉一晤者，見余留同飯。既飯而共坐前門樓，乃知其僧為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，以聽講至龍泉，而東山僧邀之飯者。為余言，自少曾遍歷撈龍、木邦、阿瓦之地，其言與舊城跛者、新城客商所言，歷歷皆合。

下午乃出寺。

一里，度東門亭橋，入順寧東門。

覓夫未得，山雨如注，乃出南關一里，再宿龍泉寺。

□二日 飯於龍泉。命顧僕入城覓夫，而於殿後靜室訪講師。既見，始知其即一輩也。為余淪茗炙餅，出雞羹松子相餉。坐間，以黃慎軒翰卷相示，蓋其行腳中所物色而得者。下午，不得夫，乃遷寓入新城徐樓，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。

□三日 與妙樂同寓，候騎不至。薄暮乃來，遂與妙樂各定一騎，帶行囊，期明日行。

□四日 晨起而飯，駝騎以候取鹽價，午始發。出北門，東北下涉溪。約二里，過接官亭，有稅課司在焉。其岐而西者，即永昌道也。時駝騎猶未至，余先至，坐覽一郡形勢，而並詢其開郡始末。

順寧者，舊名慶甸，本蒲蠻之地。其直北為永平，西北為永昌，東北為蒙化，西南為鎮康，東南為大侯。此其四履之外接者。土官猛姓，即孟獲之後。萬曆四□年，土官猛廷瑞專恣，潛蓄異謀，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。大侯州土官俸貞與之濟逆，遂並雉獮之，改為雲州，各設流官，而以雲州為順寧屬。今迤西流官所蒞之境，以騰越為極西，雲州為極南焉。

龍泉寺基，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，從西山垂隴東下。寺前有塘一方，頗深而澈，建水月閣於其中。其後面塘為前殿。

前殿之右庭中皆為透水之穴，雖小而所出不一。

又西三丈，有井一圓，頗小而淺，水從中溢，東注塘中淙淙有聲，則龍泉之源矣。前殿後為大殿，余之所憩者，其東廡也，皆開郡後所建。

舊城即龍泉寺一帶，有居廬而無雉堞。新城在其北，中隔一東下之澗。其脈亦從西山垂隴東下，謂之鳳山。府署倚之而東向。余入其堂，欲觀所圖府境四止，無有也。

順寧郡城所托之峽，逼不開洋，乃兩山中一塢耳。本塢不若右甸之圓拓，旁塢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錯。其塢西北自甸頭村。東南至函宗百里，東西闊處不及四里。

順寧郡之境，北寬而南狹。由郡城而南，則灣甸、大侯兩州。

東西夾之，尖若犁頭。由郡城而北，西去繞灣甸之北，而為錫鉛，為右甸，為枯柯，而界逾永昌之水；東去入蒙化之腋，而為三台，為阿祿，為牛街，而界逾漾備之流；其直北，則逾瀾滄上打麥隴，抵舊爐塘北嶺，始與永平分界。俱在二百里外，若扇之展者焉。自以雲州隸之，而後西南、東南各抵東、西二江，不為蹙矣。

瀾滄江從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，至苦思路之東，又穿其腹而南，至三台山之南，乃南出為其東界，既與公部分蒙化，又南過雲州東，又與順江分景東。郡之經流也。

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。其核桃殼厚而肉嵌，一錢可數枚，捶碎蒸之，箍搗為油，勝芝麻、菜子者多矣。

駝騎至，即東下坡，渡北來溪身。以鐵索架橋亭於其上，其制仿瀾滄橋者，以孔道所因也。度橋東，即北上坡，循東山之麓，北向而登。是時駝騎一群，以遲發疾趨，余賈勇隨之。上不甚峻，而屢過夾坑之脊，三里，從脊上西望望城關，只隔一峽也。

又北上，兩過旁墜之脊，三里，忽隨西坡下。

轉一拗，復一里，越一西突之岡。由其北下，環山為塢，有坪西向而拓，豐禾被陸，即西突之岡所抱而成者。一里，陟坪而北，又下，連越二小溪，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。其處支流縱橫，蹊徑旁午，而人居隱不可見。

從此復北上五里，有兩三家倚岡頭，是為二□里哨。登岡東北，平行其脊。一里，復轉東向，循岡北崖下。又里餘，則有溪自東峽來。余初以為既登岡，歷諸脊，當即直上逾東大山，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也。既下，乃溯流東入峽。半里，其水分兩峽出，一西南自岡脊後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。

乃依南麓涉其岡後之流，溯北澗之左，復北向上，蓋即兩水中垂之坡也。於是從叢木深翳中上，二里，逾一岡，復循南崖之上行。一里餘，又穿坳而西，臨西崖之上。兩崖俱下盤深箐，中翳叢木，而西箐即順寧北塢大溪源所出矣。

又穿夾槽而上半里，循西箐北崖上。

西北平行一里，轉入北坳。平透坳北一里，其脊南之菁，猶西墜也。半里，復入夾壁之槽。平行槽中半里，亦有上跨之樹。又北一里，稍高，有石脊橫槽底，即度脈也。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南度，迤邐隨江西岸，至此為順寧東山、雲州北山，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；若羅岷大脊，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，自草房哨而去矣。已出夾槽，東北墜坑而下。一里，即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，路下循之，與白沙哨之東下者，同一胚胎。又東北陟脊，度脊再上，共三里，有四五家踞岡頭，是為三溝水哨。蓋岡之左右，下墜之水分為三溝，而皆北注瀾滄矣。又東北下七里，盤一岡嘴。又下三里，有一二家當路右，是為塘報營。

又下三里，過一村，已昏黑。

又下二里，而宿於高簡槽。店主老人梅姓，頗能慰客，特煎太華茶飲予。

□五日 平明，東北下破。坡兩旁皆夾深崖，而坡中懸之，所謂高簡諸村廬，又中踞其上。二里，轉坡北，下峽中。一里，復轉東北，循坡而下。四里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，自西而東；其隔峽三台山猶為夙霧所籠，咫尺難辨。

於是曲折北下者三里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，是為渡口。

瀾滄至此，又自西東注，其形之闊，止半於潞江，而水勢正濁而急。甫聞擊汰聲，舟適南來，遂受之北渡，時駝騎在後，不能待也。

登北岸，即曲折上二里餘，躋坡頭。轉而東行坡脊，南瞰江流在足底，北眺三台山屏回嶺北，以為由此即層累而升也。又聞擊汰聲，則渡舟始橫江南去，而南岸之駝騎，猶望之不見。乃平行一里，折而北向逾脊。半里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。二里，始望見三台村館，在北山之半，懸空屏峙，以為賈勇可至。

又一里，路盤東曲，反漸而就降，又二里，遂下至壑底。壑中澗分二道來，一自西北，一自東北，合於三台之麓，而三台則中懸之，其水由西塢而南入瀾滄。乃就小橋渡東北來澗，約一里，即從夾中上躋中懸之坡。曲折上者甚峻，六里，始有數□家倚坡坪而居，是為三台山，有公館焉。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，□二里，躡南互之脊，其脊之東西塢，猶南下者。又躡蹬三里，有坊，其岡頭為七碗亭者。岡之東，下臨深壑，廬三間綴其上，乃昔之茶庵，而今虛無人矣。又上里餘，盤突峰之東。其峰中突，而脊則從北下而度，始曲而東起，故突峰雖為絕頂，其東下之塢，猶南出云。乃踞峰頭而飯。其時四山雲霧已開，惟峰頭猶霏霏釀氤氳氣。

由峰北隨北行之脊，下墜一里餘，乃度脊東突，是為過脈。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，經萬松嶺、天井鋪度脊南來，其東之橫嶺，西之博南二脊，皆繞斷於中，惟此支則過此而南盡於泮山。從其北臨西壑行，再下再上三里餘，有哨房當路，亦虛無樓者。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，循東塢，盤西嶺，又下二里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。其水從西峽來，出橋而合於南峽，北從阿祿司東注於新牛街，入漾濞者也。石橋之南，其路東西兩歧：東岐即余所從來道，西岐乃四川僧新開，欲上達於過脊者。度橋，即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。三里，躡岡頭，有百家倚岡而居，是為阿祿司。

其地則西溪北轉，南山東環，有岡中突而垂其北，司踞其突處。其西面遙山崇列，自北南紆，即萬松、天井南下之脊，挾瀾滄江而南者；其北面亂山雜沓，中有一峰特出，詢之土人，即猛補者後山，其側有寺，而大路之所從者。

余識之，再淪湯而飯，以待駝騎。

下午乃至，以前無水草，遂止而宿。是夜為中秋，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圓，懷之為看月具，而月為雲掩，竟臥。

□六日 味爽，飯而北行。隨坡平下□里，而下更峻。

五里，至坡底，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，乃度東塢小橋，沿東麓北行塢中。隨水三里，又一溪自東峽來，渡其亭橋。又北一里，渡一大溪亭橋，是為猛家橋。

水由橋東破峽北出，路從橋北逾岡而上。其岡東縮溪口，有數家踞其上。從其北下，復隨溪行西岸，曲折盤塢□二里，有百家之聚踞岡頭，東臨溪口，是為新牛街。

俱漢人居，而地不開洋，有公館在焉，今以舊街巡司移此，由其北西北下二里，有小江自西而東，即漾濞之下流也，自合江鋪入蒙化境，曲折南下，又合勝備江、九渡、雙橋之水，至此而東抵猛補者，乃南折而環泮山，入瀾滄焉。江水不及瀾滄三之一，而渾濁同之，以雨後故也。

方舟渡之，登北岸，即隨江東南行。

半里，隨江東北轉，遂循突坡而上。二里，登南突之坡，下瞰隔江司，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，江流受之，遂東入峽，路從北山之半，亦盤崖而從之。半里，有一家獨踞岡頭，南臨江坡而居，頗整。又東三里，有削崖高臨路北，峭壁間有洞南向，其色斑赭，即阿祿所望北面特出之峰，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。又東四里，有兩三家倚岡而居，是為馬王箐，江流其前峽中，後倚特出崇峰。東望遙壑中開，東北坳中有管盤峽而下，西與江流合而南去，其東南兩峰對峙，夾束如門，而江流由此南出焉。

乃淪湯而飯於村家。

由村東北上三里餘，輿特出崇峰之南，其下江流峽中，至此亦直南去。又東北二里，盤其東南之垂支，有兩三家踞岡上，是為猛補者，亦哨寨之名也，於是逼特出崇峰東南麓矣。其東下盤壑中回，即東北杪松哨南箐之所下者；其正南江流直去，恰當兩門之中。

又從門隙遙見外層之山，浮青遠映，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。又東北盤崖麓而上，二里而下。半里，忽澗北一崖中懸，南向特立，如獨秀之狀，有僧隱庵結飛閣三重倚之。大路過其下，時駝馬已前去，余謂此奇境不可失，乃循回磴披石關而陟之，閣乃新構者，下層之後，有片峰中聳，與後崖夾立，中分一線，而中層即覆之，峰尖透出中層之上，上層又疊中層而起。其後皆就崖為壁，而綴之以鐵鎖，橫係崖孔，其前飛甍疊牖，延吐煙雲，實為勝地，恨不留被崑於此，倚崖而臥明月也。隱庵為滄茗留榻，余恐駝騎前去不及追，匆匆辭之出。此岩在特出崇峰東南峽中，登其閣，正南對雙突之門。門外又見一遠峰中懸，圓互直上如天柱，其地當與瀾滄相近，而不知為何所。隱庵稱為鉢盂山，亦漫以此岩相對名之耳；又謂在江外，亦不辨其在碧溪外，抑在瀾滄外也。

由其東又上坡，二里，登東岡。又東北迢遙而上，八里而杪松哨。是哨乃東來之脊，西度而起為特出崇峰，南盡於碧溪江東北岸，是為順寧東北盡處，與蒙化分界者也，以嶺有杪松樹最大，故名。時駝騎方飯於此，遂及之。又隨脊東上四里，轉而北，登嶺頭，是為舊牛街。是日街子猶未散，已行八□里矣。此東來度脊之最高處，北望直抵漾濞，其東之點蒼，直雄插天半；南望則瓦房突門之峰，又從東分支西繞，環壑於前；西望則特出崇峰，近聳西南，江外橫嶺諸峰，遙環西北，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。



於是北向隨嶺下，二里，盤崖轉東，循脊北東行，八里，至舊巡司。又東北下二里，盤南壑之上，有路分岐：逾脊北下，想北通漾濞者；正路又東隨脊。

二里餘，逾東嶺北下，於是其峽北向墜，即隨峽東坡東北行。五里，至瓦葫蘆，有數□家倚坡嘴，懸居環壑中。坡東有小水，一自西腋，一自南腋，交於前壑而北去。

則此瓦葫蘆者，亦山叢水溢之源也。

是夜宿邸樓，月甚明，恨無賞酒之侶，悵悵而臥。

□七日 味爽，飯而行，即東下坡。一里，渡西來小水，循北山而東。半里，南來小水與之合，同破峽北去，路亦隨之，挾山北轉，一里，有亭橋跨其溪，曰廣濟。渡而東，循東麓北行二里餘，有峽自西山來合。又北五里，北壑稍開，水走西北峽去；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，其勢相埒，即溯之入。

東行里餘，有小橋架其上，北度之。復循北坡東上半里，溯溪北轉二里餘，轉而東一里餘，有數□家倚北山而居，是為鼠街子。峽至是東西長互，溪流峽底，路溯北崖。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，路東盤之，屢上屢下。□里，逾坡東降，東峽稍開，盤北崖之紆，蓋北崖至是稍遜，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。東三里，其溪一自北來，一自南墜，而東面則橫山障之，路乃折而溯北來之溪。二里稍下，一里餘，涉溪東岸，復溯溪北行。半里，溪仍兩派，一西北來，一東來，乃折而從東來者上。半里，有數家倚坡間，是為豬矢河嘴。

其處山回峽湊，中迸垂坡：一岐直北逾嶺者，為漾備道；一岐逾坡東北去者，為爐塘道；惟東向隨峽上者，為蒙化大道。乃東上三里，稍隨一北曲之灣。

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，岐徑緣之而北，此非漾備，即下關捷徑，惜駝騎不能從也。又東隨大道上，或峻或平，皆瞰南壑行，五里，乃逾嶺脊。脊稍中坳，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，西度為甸頭山，又分兩支：一支北轉，挾洱水北出蒼山後，一支南下，互為蒙化西夾之山，而此其脊出。脊東即見大塢自北而南，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；而北之甸頭山，則中聯而伏，其外浮青高擁者，點蒼山也；南之甸尾，陽江中貫，曲折下墜，而與定邊接界焉。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，而不即東下也。

從嶺脊平行而南半里，其脊之盤礴西去者，杪松、猛補者之支所由分；旁午東出者，郡城大路隨之下。始由峽中墜者二里，即隨北坡下者三里，又從坡脊降者五里，於是路南之峽。墜而愈開，路北之峰，斷而復起。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，屢伏屢聳，若貫珠而下，共四五峰，下至東麓，而陽江之水，自城西西曲而朝之，亦一奇也。

路從其南連盤二峰，則南塢大開，有數家倚南山下，而峽中皆環墜為田。又東一里，乃轉北。穿一東突峰後而透其坳。此峰即連珠下第五峰盡於東麓者，其上諸峰，皆隨下而循其南，至此峰獨中穿而逾其北。此處擬有神臯蘊結，而土人不識，間有旁綴而廬者，皆不得其正也。挾突峰之北而下，半里至麓。又東半里，則陽江自東來，抵山而南轉去。路溯江北岸東行，半里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。逾橋南，復東一里，入蒙化西門。一里餘，竟城而抵東門，內轉半里，過等覺寺，稅駕於寺北之冷泉庵，即妙樂師棲靜處。

中有井甚甘冽，為蒙城第一泉，故以名庵。

蒙化城甚整，乃古城也，而高與洱海相似。城中居廬亦甚盛，而北門外則闐闐皆聚焉。聞城中有甲科三四家，是反勝大理也。

蒙化土知府左姓，世代循良，不似景東桀驁，其居在西山北塢三□里。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，居城中，反有專城之重，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，亦不似他之流官有郡伯上壓也。蒙化衛亦居城中，為衛官者，亦勝他衛，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，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為政也。

蒙化疆宇較蹙，其中止一川，水俱西南下瀾滄者，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。

定西嶺從大脊分支，又為一東西之界，其西則蒙化、順寧、永昌，其東則元江、臨安、澂江、新化及楚雄。脊南之州縣水，皆從是嶺而分，南龍大脊雖長，此亦南條第一支也。至脊西之大理、劍川、蘭州，脊東之尋甸、曲靖，雖在其北為大脊所分，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，調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。

蒙化有四寺，曰天姥、竹掃、降龍、伏虎，而天姥之名最著，在西北山塢間三□五里。余不及遍窮，欲首及之。

□八日 從冷泉庵晨起，令顧僕同妙樂覓駝騎，期以明日行。余亟飯，出北門，策騎為天姥游，蓋以騎去，始能往返也。北二里，由演武場後西北下，約一里，渡一溝，西北當中川行。五里，過荷池。又北一里，過一溝。又西北三里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，北涉之。四里，盤西山東突之嘴，其嘴東突，而大溪上流，亦西來逼之，路盤崖而北，是為蒙化、天姥適中處。又北二里，過西山之灣，又北二里，再盤一東突之嘴。又過西灣三里，其東突之嘴更長。逾其坳而北，有岐西向入峽，其峽灣環西入，內為土司左氏之世居。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峽之口，直度北去。約三里，又盤其東突之嘴，於是居廬連絡，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回腋間，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回岡也。

又三里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，如珠在盤，而路縈其前。又北三里，循坡西北上，一里而及山門，是為天姥崖，而實無崖也。其寺東向，殿宇在北，僧房在南。山門內有古坊，曰「雲隱寺」。按《一統志》，巉岬圖山在城西北三□五里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，築巉岬圖城，自立為奇王，號蒙舍詔，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。始知天姥崖即雲隱寺，而其山實名巉岬圖也。其浮屠在寺北回岡上，殿宇皆極整麗，蓋土司家所為，今不免寥落矣。時日已下午，亟飯而歸。渡大溪，抵荷池已昏黑矣。入城，妙樂正篝燈相待，乃飯而臥。

□九日 妙樂以乳線贈余。余以俞禹錫詩扇，更作詩贈之。駝騎至，即飯而別，妙樂送出北門。仍二里，過演武場東。又北循東麓一里，有岐分為二：一直北趨大塢者。為大理、下關道；一東向入峽逾山者，為迷渡、洱海道。乃從迷渡者東向上。五里，涉西下之澗，於是上躋坡。二里，得坪，有數家在坪北，曰阿兒村。

更躋坡直上五里，登坡頭，平行岡脊而南度之。此脊由南峰北度而下者，其東與大山夾為坑，北下西轉而入大川，其西則平墜川南，從其上俯瞰蒙城，如一甌脫也。又北倚坡再東上三里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，是為沙灘嘴。脊上有新建小庵，頗潔。又躋脊東上二里，盤崖北轉，忽北峽駢峙，路穿其中，即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，是為龍慶關。

透峽，即隨峽東墜，石骨嶙峋。

半里，稍平。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，東挾白崖、迷渡之水，為禮社江，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；西界蒙化甸頭之水，為陽江，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，乃景東、威遠、鎮沅諸郡州之脈所由度者也。東向下者四里餘，有數家居峽中，是為石佛嘴，乃飯。

又三里，有三四家在北坡，曰桃園嘴。於是曲折行峽中，隨水而出，或東或北。

不二里，輒與峽俱轉，而皆在水左。

如是□里，再北轉，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，峽中小室累累，各就水次，其瓦俱白，乃磨室也，以水運機，磨麥為面，甚潔白，乃知迷渡川中，饒稻更饒麥也。又二里，度橋，由溪右出峽口，隨山南轉半里，乃東向截川而行。其川甚平拓，北有崇山屏立，即白崖站也，西北有攢峰橫互而南。即定西嶺南度之脊也。兩高之間，有坳在西北，即為定西嶺。逾嶺而西，為下關道，從坳北轉，為趙州道。余不得假道於彼，而僅一涉禮社上流，攬迷渡風景，皆駝騎累之也。東行平堤三里，有圍牆當路，左踞川中，方整而甚遙，中無巨室，乃景東衛貯糧之所，是曰新城。半里，其牆東盡，復行堤上三里，有碑亭在路右，乃大理倖王君署事景東，而衛人立於此者。又東半里，有溪自北而南，架木橋於上，水與溪形俱不大，此即禮社之源，自白崖定西嶺來，南注定邊，下元江，合馬龍，為臨安河，下蓮花灘者也。時川中方苦旱，故水若衣帶。從此望之，川形如犁尖，北拓而南斂，東西兩界山，亦北高而南伏，蓋定邊、景東大道，皆由此而南去。又東半里，入迷渡之西門。其牆不及新城之整，而居廬甚盛，是為舊城，有巡司居之。其地乃

趙州、洱海、雲南縣、蒙化分界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。買米於城。出北門，隨牆東轉一里，有支峰自東南繞而北，有小浮屠在其上。盤其嘴入東塢中，又一里，其中又成一小壑，曰海子。有倚山北向而居者，遂投之宿。

二〇日 平明，飯而行。又東一里，入峽，其中又成一小壑。二里，隨壑北轉，漸上坡。再上再平，三里，逾嶺頭，遵岡北行。又三里，有村在西坡腋間，為酒藥村。又北循坡行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下者，條岡縷縷，有小水界之，皆西出迷渡者。

再下再上約〇里，有賣漿者廬岡頭，曰飯店，有村在東山下，曰飯店村。又北逾一岡，二里，坡西於是有山，與東坡夾而成峽，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。路乃從峽中溯之北，二里餘，轉而東北上，二里餘，陟而逾其坳。此烏龍壩南來大脊，至此東度兩轉，而峙為水目者也。脊頗平坦，南雖屢升降坡間，而上實不多，北下則平如兜，不知其為南龍大脊。

余自二月〇三從鶴慶度大脊而西，盤旋西南者半載餘，乃復度此脊北返，計離鄉三載，陟大脊而東西度之，不啻如織矣！

脊北平下半里，即清華洞，倚西山東向。再入之，其內黃潦盈瀦，及於洞口。余去年臘月〇九日，當雨後，洞底雖汙，而水不外盈，可以深入；茲方苦旱，而水當洞門，即外台亦不能及，其內門俱垂垂浸水中，止此穿一隙，其上亦透重光，不如內頂之崇深也。

稍轉而北，其上竇即黑暗而窮，其下門俱為水沒，無從入中洞也。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入，然猶踐泞數〇丈，披其中透頂之肩，茲以張望門而止，不知他日歸途經此，得窮其蘊藏否也。

出洞，北行半里，逾嶺即西向白崖大道，仍舍之而北。

二里，有池一方，在西坡下，其西南崖石嶙峋，亦龍潭也。又北一里，過一村聚，村北路右有牆一圍，為楊土縣之宅。又北一里，即洱海衛城西南隅。從西城外行半里，過西門，余昔所投宿處也。又隨城而北半里，轉東半里，抵北門外，乃覓店而飯。先是余從途中，見牧童手持一雞菱，甚巨而鮮潔，時雞菱已過時，蓋最後者獨出而大也。余市之，至是淪湯為飯，甚適。

洱海往雞山道，在九鼎、梁王二山間，余昔所經者，騎夫以家在蕃甸，故強余迂此。蓋洱海衛所環之塢甚大，西倚大脊崇岡，東面東山對列，東南匯為青龍海子，破峽而繞小雲南驛為水口，其南即清華洞前所逾南坳。其北即淪王山東下之支，平伏而橫接東山者，自洱海北望，以為水從此泄，而不知反為上流。余亦欲經此驗之，於是北行田陸間，西瞻九鼎道，登緣坡，在隔澗之外數里也。六里，抵梁王山東支之南，有寺在其西腋，南向臨川，曰般若寺。

路乃東向逾岡，一里餘，有村廬倚西山而居，曰品甸。由其東一里餘，再北上坡，乃一堤也。堤西北山回壑抱，東南積水為海，於時久旱，半已涸矣。從堤而東半里，一廟倚堤而北懸海中，為龍王祠。

又東半里轉北，堤始盡。復逾東突之坡，一里，復見西腋尚蟠海子支流。平行嶺脊，又北三里，則東峽下墜，遙接東山，腋中有水盈盈，則周官些海子也。其北則平岡東度，而屬於東山，此海實青龍海子之源矣。梁王之脈，由此東度，不特南環為洱城東山，即蕃甸北賓川東大山崇窿，為鐵索箐、紅石崖者，皆此脊繞蕃甸東而磅礴之。

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、禾甸、蕃甸之名，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隨川北轉，經胭脂壩，合禾、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，意此脊之北，蕃甸水亦東北流。

至此乃知其獨西北出賓川昔，始晤此脊自山南度為山而盡於小雲南，北界於蕃甸之東，聳賓川東山而盡於紅石崖金沙江岸，脊北盤壑是為蕃甸，與禾、米二甸名雖鼎列，而水則分流焉。從嶺上轉西北一里，隨北塢下，三里而至塢底。直北開一塢，其北崇山橫互，即斜騫於賓川之東而雄峙者；西界大山，即梁王山北下之支；東界大山，即周官些北岡東度之脊，所轉北而直接橫互崇山者。

從嶺上觀之，東西界僅與脊平，至此而巖巖直上，其所下深也。塢中村廬累落，即所謂蕃甸。度西南峽所出澗，稍北上坡，又一里而止於騎夫家。下午熱甚，竟宿不行。

二〇一日 平明，飯而行，騎夫命其子擔而隨。才出門，子以擔重複返，再候其父飯，仍以騎行，則上午矣。北向隨西山之麓，五里，有一村在川之東，為海子。村當川窪處，而實非海也，第東山有峽向之耳。漸轉西北，五里，西山下復過一村。又四里，有數〇家倚西山而廬，其前環堤積水，曰馮翊村，其北即崇山橫障之麓。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，至是西轉，漱北山而西，西山又北突而扼之，與北麓對峙為門，水由其中西向破峽去，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，遂與水不復見，蓋北突之嘴，夾水不可行，故從其南披隙以逾之也。

由馮翊村北一里，至此坳麓，乃西向盤崖歷壑。山雨忽來，傾盆倒峽，決地交流。二里，轉西南盤崖上，又一里，轉西北，遂躡石坡，里餘，升岡頭。有岐西向逾坳者，賓居道也；北向陟岡者，賓川道也，乃北上半里，遂登嶺頭。於是西瞰大川，正與賓居海東之山，隔川遙對，而川之南北，尚為近山所掩，不能全睹，然峰北蕃甸之水，已透峽西出，盤折而北矣。

乃西北下山。一里餘，騎夫指北峰夾岡間，為鐵城舊址，昔土酋之據以為險者。蓋梁王山北盡之支，北則蕃甸水界為深壑，南則從峰頂又墜一坑環之，此岡懸其中，西向特立，亦如佛光寨恃險一女關之意也，非鄒中丞應龍芟除諸巢，安得此寧宇乎！又下里餘，渡墜坑之水，乃循東山北行。又三里，抵蕃甸水所出口。其水分衍漫流，而北隨之，或行水中，或趨磧上，或涉水左，或涉水右，茫無正路。四里，乃上東麓，始有路北向。循麓行六里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，則大理由賓居來大道。有聚落在橋西，是為周官營。從其東直北三里，一小坊在岡上，過之，始見賓川城。又北一里，過南薰橋，入其南門。行城中，北過州治前，約一里，出北門飯，市肉以食。

北一里，過小岡坊，西北下坡，一里，抵川中澗。其北有鞏橋五洞，頗整，以澗水僅一衣帶，故不由橋而越澗。又西北二里餘，遂抵西山東突之嘴。盤之北，又二里，有路自西南逾嶺坳來合，叫余昔從梁王山來者。其北有村廬倚西峰下，是為紅帽村，余昔來飯處也。

從村後隨西山北行四里。

西山開小峽，於是路分為二，遂西向入峽。一里，涉小澗北上，一里，登岡頭，過一坊，復西北行。二里，西逾岡脊，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，是排沙北界之山，西自海東，東抵賓居，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者，土人稱為北山，而觀音箐在其北塢。其西北瀕洱海，為魯擺山，則三澗門所來之脊，又東挾上、下倉之水，而北出拈花寺南橋下者也。從岡頭又西北行三里，稍下，有水自西南來，有亭橋北跨之，是為乾果橋。

北有數家倚岡，余昔之所宿，而今亦宿之。

乾果北有一尖峰，東向而突，亭亭凌上，蓋西南自魯擺海東之脊，分支東北上，為上、下倉、觀音箐分界，下為煉洞、乾果二溪中垂，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。

二〇二日 平明，飯而行。

西北三里餘，涉一小溪，又上里許，抵尖峰下。循其東崖而北，一里，隨崖西轉，遂出峰北。於是北塢自西而東，即雞山之水，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，合賓川而北者也。路隨南崖西向下，二里，有村在路旁，上有坊，曰「金牛溢井」，土人指溪北村旁，有石穴為金牛溢處，而街則在其外。又西盤峽陟坡，二里，下渡一小水，復西北上。再下再上，五里，登一岡頭，皆自南而北突者。又二里，稍下，過「廣甸流芳」坊。又北一里，於是村廬相望，即煉洞境矣。南倚坡，北瞰塢，又二里，過公館街，又北一里，過中谿莊。又北上岡一里，茅舍累累布岡頭，是為煉洞街子。又北半里，過「煉法龍潭」坊。又北里餘，稍下，過一橋，有數家倚西山塢中，前有水一塘，其上有井，一小亭覆之，即龍潭也，不知煉法者為誰矣。村北有巨樹一株，根曲而出土上五六尺，中空，鞏而復倒入地中，其下可通人行。於是又西北二里，逾一坡，又西北一里餘，過茶庵。

又西北下涉一坑，一里，涉坑復上，乃循北山之環腋而西上。一里餘，瞰其南壑，中環如規，而底甚平。又西上一里，遂分兩

岐，北向逾嶺為雞山道。乃北上行嶺頭二里，復西折而下。下二里餘，有峽自西南來，其底水破峽東北出，即下倉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，有亭橋跨之，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。

渡橋西，復北上坡。

折而南，盤西峽而北一里餘，循峽西北上，又里餘，有峭當嶺頭，從此平行直南，乃下倉道。逾嶺北下一里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，居環壑中，乃入而飯。既飯，雨至，為少憩。遂從寺左轉而西上，一里餘，逾一北突之嶺，有坊曰「佛台仰止」，始全見雞山面目。頂聳西北，尾掉東南，高懸天際，令人神往。

逾脊西下，即轉而北，一里，下涉北墜之峽。

又半里，西逾一北突之坳。坳南岐有坊倚坡，此白石崖東麓坊也，余昔來未及見，故從其西麓之坊，折而東上。過坳復西向，循大路趨里餘，過白石崖西坊。又西里餘，有岐稍下，則雞山前峽之溪，東向而入牛井街，合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。

溪有小亭橋跨其上，過橋北，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址，余西向溯溪，欲尋所謂河子孔者。時水漲，濁流奔湧，以為不復可物色。遇一嫗，問之，指在西南崖下，而沿溪路絕，水派橫流，荊棘交翳。或涉流，或踐莽，西二里，忽見一亭橋跨溪上，其大倍於下流沙址者，有路自北來，越橋南，即循南山東向，出白石崖前，乃登山官道。始知沙址小橋乃捷徑，而此橋即洗心橋也，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。

其石橫臥二三丈，水由其下北向溢出，穴橫長如其石，而高不及三尺，水之從中溢者甚清，而溪中之自橋西來者，渾濁如漿。蓋橋以西水從二派來：一北來者，瀑布峽中，與悉檀、龍潭二水所合；一西來者，桃花簪東下之流。二派共會橋西，出橋東，又會此孔中清派，此雞山南澗之上流也。於是隨北來大路，上「靈山一會坊」。

二里，至坊下，即沙址西來路所合者。其西南隔澗，有寺踞坡麓，為接待寺。此古刹也，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，雞山諸刹，山路未辟，先有此寺，自後來者居上，而此刹頹矣。

時余不知騎僕前後，徘徊一里，漸隨溪東岸而上。其東峰下臨，即東第三支迴環之嶺，新構塔基於其上，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，而路由其下者也。

又北一里，盤坡稍上，過報恩寺。

寺為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，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。

惟中第二支，其麓為兩溪交會處，夾尖無刹可托，其上即大士閣中臨之而已。從報恩西又北一里，有橋西跨澗上。度橋，循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，有岐西南盤嶺者，大士閣大道也；直北臨東溪西崖而入者，悉檀、龍潭道也。問駝騎已先向龍潭，余隨之。一里，又東度橋，從澗東躡峻上，其上趾相疊，然巨松夾隴，翠蔭飛流，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。又二里，轉龍潭上，半里而入悉檀寺。

時四長老俱不在，惟純白出迎。

乃稅駕北樓。回憶歲初去此，已半載餘矣。